

每天都有人 戰勝癌症！

單國璽 (台灣天主教樞機主教)
給讀者的一封信

2006年7月，当医师宣告我得了肺腺癌，就像大多数癌症患者初听噩耗的反应，我非常震惊：“为什么是我？”

但祈祷半小时后，马上就恢复平静，并且欣然接受，“为什么不是我？”我虽是神职人员，但并没有不生病的特权，我相信天主一定有祂的计划。

预知自己时日无多，我先写好遗嘱，交代若干身后事。我也做了自我反省：生命从何来？死向何处？这辈子到底活出什么意义？我决定发挥自己最后的“剩余价值”，巡回全省各地的监狱、学校、机关做“生命告别演讲”。

到医院回诊时，医生好意提醒，“我在媒体上看见你到处跑，这样不好，你应该多休息，保持体力。”我回答说，“我已经比预估的时间多活了这么久，这些都是我赚来的，要连本带利捞回来。”

曾有记者问我：“你认为这辈子奉献最多是在什么阶段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就是在我得了癌症以后。”抗癌最好的“治疗”是面对它，并且超越它，而不是被它征服；与其每天活在癌症的魔爪下苟且偷生，不如好好善加利用，我把癌症当成身边的“小跟班”，随时提醒我、鞭策我：“所剩时间不多，需要加快脚步，努力向前冲刺，分秒必争，做些蒙主益人的事”。

端此敬祝
天主保佑

你们的朋友
单国璽

还记得88年初因鼻涕中带有血丝且不间断，自以为鼻黏膜出血，不以为意。至年中右耳、右鼻出现阻塞感听觉失衡，经家人催促前往高雄医学大学附属医院做检查。一个礼拜后，医师诊断罹患鼻咽肿瘤，当下恍如晴天霹雳，心情跌落谷底。检验报

告就像一纸无情的判决书，宣告了晦暗迷茫的未来。

“生命的難題， 生命的禮物”

第一个念头是可能即将面临死亡，午夜梦回，想到家人，尤其是正在求学中的儿女，他们要如何面对将来？我的责任未了，如果不幸往生，亲爱的家人要如何生活下去？成千上万个问号在我脑海徘徊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，整日思索着无法预知的未来。

当太阳升起，强忍着泪水面对现实，我决定接受医院正统治疗。在88年6月底开始接受放射治疗。治疗前，主治医师详尽说明并告诫：“放射治疗中期之后，人生会变成黑白的，千万要鼓起勇气，不可当逃兵半途而废。”

治疗过程确如医师所言：味觉钝化、皮肤焦黑、口腔粘膜溃烂，咽喉疼痛，吃饭犹如针刺，经历到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。这段时间，在医师、病友及家人的鼓励下顺利度过，至今已逾8年一切正常，目前只需按时回诊做追踪检查。回首来时路，虽有痛苦焦虑，但也因生病使我更懂得感恩和回馈。

在现有的基础条件上尽力而为

美国作家理查德·巴赫 (Richard Bach) 说：“生命的每一道难题，都包含着一份礼物”，我深深体会这句话对我人生态度的启示，生病治疗过程要感谢的人太多了，甚至在报章、杂志、网路上的医疗资讯对我而言，都是刻骨铭心的感受。恢复为一位健康的人，我珍惜着健康的每一刻。

人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未来，但我们能够在现有的基础条件上尽力而为，套用一句古语“凡事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”。人因做事而伟大，人类也因互助互爱而进步。去年年底告别了30年的公务员生涯，退休前就规划了往后的日子要从事癌症志工的工作，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罹癌者，需要各界的关心。

人生无常，当把握当下即时行善，身罹重病之后才知健康的可贵，感恩上苍赐福，让我有惊无险度过癌症这一关卡，我愿在有生之年好好爱护家人，并终生当志工关怀、鼓励他人，藉此抛砖引玉，期使我们的社会充满更多的爱与希望。

